

# 实在不能称他为“男神”

## ——听一位青年钢琴家的独奏会有感

◆ 张可驹

不知从何时起,一些定义模糊,似是而非的称呼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男神”就是其中之一。总之是个褒义词,问题是界限很模糊。娱乐圈的情况另讲,至少在经典艺术的舞台上,当我们发现一位有所追求的演绎者和一位并非如此的演绎者皆能被冠以同一称号时,那个称号显然已等同于废纸。

言归正传,几个月前,我在东方艺术中心听过张昊辰的独奏会之后,精神为之一振,尽管那场的上座率最多四成,却再次使我感到在可预期的未来,此人能把(在宣传的时候)贴给他的“男神”标签撕掉,换上一些实质性的东西。比较详细地列举那场演出的优点需要很大篇幅,简单来说,有四个关键性的优点:1.钢琴家的技巧非常扎实;2.演奏中有着鲜明的对于音色美的追求;3.曲目的选择宽广且极有主见;4.演奏者显然明白如何令技巧为音乐服务。

这四个优点其实都指向同一事实,即我们所听到的,是充分尊重钢琴演奏这门艺术的内部发展规律的演奏。钢琴家选择的曲目很有挑战性,首先是冷门的雅纳切克的奏鸣曲,之后是舒曼的《克莱斯勒偶记》,该作不算冷门,但也需要人们专注地欣赏。下半场先是贝多芬的告别奏鸣曲,接着弹斯克里亚宾的几首小曲,再以冷门的现代作品收尾。这是一张并不讨好听众的节目单。此处主要围绕舒曼的作品,略谈那些优点是如何呈现。



首先,出色的演奏总会提醒我们一些基本的概念,譬如技巧和音色美实为一体。张昊辰对于踏板的运用很节制,而依靠扎实的手指功夫表现出很多色彩,这在目前相当不容易。因为手指表达得不够,就以踏板来弥补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然而,钢琴家手脚的工作是注定不能混淆的,否则换取“柔和”的代价便是声音的膨胀与模糊。张的演奏中毫无这个问题。乍听之下,他的触键是偏干而清瘦的,可在那近乎犀利的“颗粒分明”中,我们又听到意想不到的色彩变化。不仅耐得品味,且意味深长,这做派,当时还真让我想到老一辈钢琴家了。

相对于弹得快,弹得响,拉赫玛尼诺夫、霍夫曼、霍洛维兹这样的超技大师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其实是弹得清楚,再复杂的作品,也力求以绝对的清晰扫过;同时弹得极美,这样一来,快速才有了音乐性的意义。张昊辰的演奏虽然还不是大师层面的杰出,但那个方向完全走对了。《克莱斯勒偶

记》的演奏集中反映出这样的优点。此曲是舒曼个人气质特别突出的作品:结构奇特,八首短曲连成一体,情绪的变化难以捉摸,复调结构的呈现也相当棘手。如果没有音乐表现的真功夫,没有探索作曲家内心世界的修养,没有对于浪漫派狂想气质真实的理解和表达,是无法胜任的。

张昊辰在全曲的开头即弹出了那种绽放,伴随声音中的色彩缤纷,听来真是过瘾,让人陶醉。钢琴家有很多独特的想法,譬如在第三曲中段所刻画的馥郁、饱满的音乐形象,或者在第六曲中某些强音的弹法,带着近乎疯狂的特点。可这一切的“演绎”又没有跃出“为音乐服务”的范围。第七曲的演奏则是畅快淋漓,光彩夺目,狂飙速度中的血脉翕张同一丝不苟的音色控制让人击节赞叹。

这便是前述几项优点共同作用的结果。表达个性绝不是乱来,相反,只有真正深入音乐复杂的情感变化(修养),能够把握错综的结构(控制力),才能知道演绎者挥洒的边界在哪里。第七曲的演奏是技巧为音乐服务的典范。霍夫曼指出,快的感觉并非取决于单纯的速度,而更多是音与音的距离把握得恰到好处。如此取得的张力是单纯的“快”无法相比的,霍夫曼本人弹此段是这一美学的巅峰,张昊辰的演奏则是走在通往高峰的路上。

那些宝贵的品质是互为表里的,因为倘若弹不出那种清晰,对于音符间距的把握势必更加困难。所以,不要再称这位钢琴家为“男神”,这个称号快要一文不值了,配不上他的演奏。



# 一首宛若人生的舞曲

## ——听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

◆ 蔡西民

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由一个简单的旋律而起,然后在十五分钟左右的演奏中始终没有展开没有变奏,只是有越来越多的乐器加入到演奏中来。在演奏中,音乐的旋律和节奏始终不变,只有音乐的力度在不断地加强,同时音乐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厚重起来,整首乐曲在主旋律经九次呈现之后直到最后几小节,急转直下地结束了全曲。这首曲子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自己的人生,从出生、成长一直到死亡,我们的一生难道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难道生命不就是一个不断增加的,然后在最后突然失去一切的过程吗?这样一来,难道“波莱罗舞曲”不是一首宛若人生的舞曲吗?

如果说节奏和旋律是生命的本性不容被改变的话,那么生命的力度和内容一定会因为周围的一切而有所改变。

假如你今天听了波莱罗舞曲,你是否会去想——

今天,我生命的内容有何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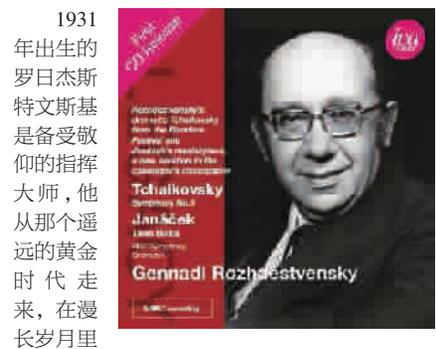
今天,我生命中又增加了什么?

也许我们一生所有的行为和努力都只是一种铺垫,只是为了在结束前有一次最华丽和最绚丽的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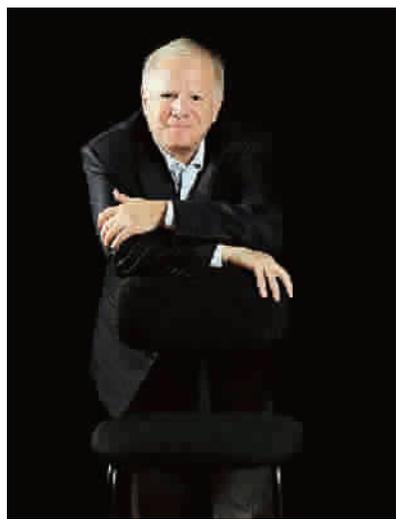


# 历史音乐再出发

(四)



1931年出生的罗日杰斯基是备受敬仰的指挥大师,他那个遥远的黄金时代走来,在漫长岁月里一直引领着我们深入了解苏俄的交响音乐。近年,高龄的他还频频带着得意弟子、指挥家张国勇去青岛客座演出,真是国内乐迷的幸福。这张ICA公司在2013年11月所发行的新唱片却不是罗氏的近期录音,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带领BBC乐团的录音重发。曲目是老柴的第五交响曲和雅纳切克的《塔拉斯·布尔巴》。老柴第五一直被认为是一首“日耳曼味很重”的曲目,一个原因是它在保证矛盾情绪的大起大落的同时,需要有比老柴其他作品更为层次分明、步步攀援的建筑式构造,相对而言,罗氏在情感动态上固然极佳,可是整齐度和逐步积累起来的威严就似乎差了一点,尤其在第三乐章较弱。转观雅纳切克,作曲家内心翻滚着的深切不安倒是再适合罗氏的风格不过了——德卡尼(Béla Dekany)出色的小提琴独奏亦有很大贡献。(詹湛)



3月19日,当美国指挥家伦纳德·斯拉特金一出现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舞台,就给人以足智多谋、胸有成府的老江湖感觉。首先申明,这里的“老江湖”不是贬义词,而是久经沙场、经验丰富之意——音乐会的进程表明,如此风格多样的一台作品,正是老江湖斯拉特金长袖善舞的用武之地。

第一曲是美国女作曲家辛迪·麦克蒂的《环形》,她的另一个身份是斯拉特金的妻子。显然是妻以夫贵,托老公之便带来的曲目。尽管节目单介绍中不乏溢美之词,但现场听下来,这首大约五分钟的小品,充其量也就是整场音乐会的开胃菜。当然,仪式感还是蛮隆重的,演奏完这首小品,辛迪·麦克



# 老江湖斯拉特金

◆ 任海杰

无疑“刺激”了王健的发挥更加淋漓尽致,所谓的“水涨船高”。演完此作,王健还加演了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中的两曲,水平极高,堪称完美。个人感觉,巴赫的“大无”,最合适的演出还是作为返场曲。

下半场美国作曲家巴伯的《第一交响曲》,很可能是在中国的首演。我们一般熟悉巴伯的那段著名的“柔板”和小提琴协奏曲,都是以旋律著称,因此巴伯被认为是现代作曲家中的“保守派”——其实,只要音乐好听、动听、有内涵,名称并不重要。巴伯的这首《第一交响曲》,是他的早期作品,曲式是古典四乐章交响曲的合成,不间断的连续演奏,如同单乐章的交响曲。它层次分明,环环相扣,巴伯式的抒情旋律层出不穷,悦耳动听而又不滥情。虽然是第一次聆听此曲,一听我就被迷上了。斯拉特金功不可没,上交的发挥也堪称出色——要知道,他们可能也是第一次演奏此曲,能有如此表现,值得称赞。

最后是拉威尔的《圆舞曲》。经过前面的演出,斯拉特金对上交的掌控已入佳境,乐队也已全心全意跟着他走,因此显示出了水乳交融的演奏状态,令人赏心悦耳,浑身舒坦。据说演出结束后,全体乐手对斯拉特金佩服有加,而斯拉特金对乐队也是赞赏有加。双方呈现出高度的默契与欣赏。这就是老江湖的本事。

带上台与斯拉特金亲切拥抱,向乐队和观众致敬。据说他们夫妻俩喜欢环球旅行,这首《环形》倒也切合现实。

大约在五年前,即预感王健真正成为大家的成熟期将要到来。这些年来多次听了他在上海的音乐会,以这次他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最为振奋人心。这部作品除了俄罗斯人(如罗斯特罗波维奇),其他欧美演奏家能拉出其独特神韵的并不多。作为与前苏联有着相似社会背景的中国演奏家,王健对此作的内涵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和表达,主要表现在结构和音色上。第一乐章在圆号和乐队的步步逼迫下(象征铁幕统治),独奏大提琴犹如戴着镣铐跳舞的受刑者,荒诞而又滑稽。第二乐章的主题泛音 solo,王健拉得深沉悲凉、欲说还休,其独特的音色感人肺腑。第三乐章的无伴奏独白,丝丝入扣,意味深长。第四乐章的回旋曲又回到第一乐章的场景,只是气氛和情绪有了变化,最后大提琴与乐队兴奋热闹地交融在一起,戛然而止。音乐停止的一刹那,我仿佛突然从梦中惊醒。我听过此曲多个录音、录像和现场,王健与斯拉特金、上交的这次合作,可以与任何经典版本相媲美,尤其是炉火纯青的独特音色,令人印象深刻。音色是演奏家重要的标识之一。还必须要提到乐队中的那位圆号外援首席,他的出色表现

# 拍卖公告

上海青莲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第255届艺术品拍卖会  
**拍卖时间:** 2016年4月24日(周日)下午1:00  
**拍卖预览:** 2016年4月21-23日9:00—17:00

**预览、拍卖地点:** 福州路515号3楼  
**联系电话:** 51701227  
**注意事项:** 竞买人在拍卖会前交付拍卖保证金伍仟元,凭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艺术品拍卖

上海好时光拍卖有限公司推出海派名家书画专场,多数以酬宾价500元起拍,小拍淘宝送大拍差价你懂得。

**拍卖:** 4月24日(周日)13:30  
**预览:** 17日—23日9时—17时  
**地点:** 上海江西中路455号  
**电话:** 63213401